

述學內外篇

冊二

光緒二十六年

三

述學補遺

釋冕服之用

冕服之用自祭祀而外見於經典者凡十有一玉藻玄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一也哀公問冕而親迎二也周官司服饗射則鷩冕三也四也據注及正義食禮在廟亦鷩冕五也覲禮天子衮冕負斧戣以朝諸侯六也文王世子冕而總于親在舞位以養老七也祭義天子諸侯爲藉冕而躬秉耒八也司服諸侯之大夫聘于天子玄冕九也夏采王崩以冕服復于太祖十也節服氏衮冕六人朝覲維王之大常諸侯四人服亦如之十一也後之俗儒專以祭服當之誤矣

江都縣榜駁義

江都縣衙前榜二曰績傳董相邑肇荆王中以爲皆誤也自孝景前四年徙汝南王非王江都傳子建元朔二年自殺凡二世三十三年其時并得鄣郡而不得吳有廣陵江都高郵平安宛陵於潛江乘春穀秣陵故鄣句容涇丹陽石城

湖孰陵陽蕪湖黟溧陽歙宣城二十一縣爲今揚州太平寧國池州徽州五府

通廣德二州江寧府之上元江寧句容高淳溧水鎮江府之溧陽及杭州府之

於潛昌化泗州之天長十縣地諸侯相治其國視郡守秩二千石在其上

見哀帝紀

汲黯傳

而江都縣自屬江都國其令自千石至六百石今之江都縣知縣正可當

漢之江都令耳地之廣袤尙不及其半若傳之董相是以國爲縣以相爲令其

消甚矣荆王劉賈以高帝六年封至十一年爲英布所殺無後其立國至淺賈

都于吳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此地爲其支邑自名廣陵至孝景置江都國賈死已四十三

年江都縣之名前此絕無所見疑卽託始于此時安得以爲肇于賈也二者之

云失于不學榜立五年無覺其非者中据史以爲之辨

漢鴈足鐙槃銘釋文

漢銅鴈足鐙槃高今尺三寸七分徑四寸七分銘半環槃背云竟寧元年考工

工護爲內者造銅鴈足鐙重三斤十二兩護武嗇夫霸掾廣漢主右丞賞守令

尊護工卒史不禁省又一行云中宮內者第二十五下少空又云受內者凡篆

文五十五重文作二者一

首六字漫漶日中拭水視之乃可辨考下从又鐙故作者其刻獨明乃後人妄爲鉤泐不足辨也

爲江都馬氏物今歸巴慰祖子籍予籍從甥胡唐詠陶審定其文今具釋之云
竟寧元年者元帝建昭六年正月改元卽位之十六年也云考工者少府屬官
本名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臣瓚云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是也云爲內
者造銅鴈足鐙者內者亦少府屬官有令有丞外戚傳許廣漢女平君當爲內
者令歐侯氏子婦則內者非奄人也古之燭東薪爲之或執之於手以膏爲燭
始見於秦始皇本紀則宜有槃以承之鐙其別也故外戚傳迺夜張鐙燭鐘鼎
款識所載凡七鐙別出車宮承燭槃是也鐙錠互訓正謂器首之注膏者徐鼎臣謂錠中置燭故謂之鐙誤矣故上林榮宮鐙銘上林榮宮銅鴈足鐙下有槃並重六斤是也云
重三斤十二兩今權之得二十四兩二錢呂微仲考古圖漢好時官廚鼎刻曰
重九斤一兩今重三斤六兩歐陽永叔集古錄漢谷口銅甬刻曰重四十斤今
重十五斤以此鐙校之今六兩當漢一斤有贏有縮皆不畫一疑漢權公私大
小非一律也云護武嗇夫霸掾廣漢主右丞賞守令尊者漢制縣有嗇夫職聽

訟是謂少吏張釋之傳有虎圈嗇夫外戚傳有暴室嗇夫及此銘之武嗇夫其名雜矣漢官之非真拜者有行有領有護有守郎中秩比三百石都水水衡都尉屬官劉向以郎中爲都水使者本傳稱領護三輔都水及遷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則尊矣而所校諸書序皆稱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則護者兼官之名若後世之差遺此武嗇夫乃假吏也霸嗇夫名掾丞令皆考工官吏廣漢賞尊其名也守令亦其未卽真者耳丞之多者飲飛九丞掖庭八丞宦者七丞獨考工不知其數今言主右丞則非一丞矣云護工卒史不禁者不禁卒史名嗇夫掾丞令皆先卑而後尊卒史在令後者以護工別出之云省者漢諸器銘多有之若呂氏春秋之言監工矣云中宮內者第二十五者漢時皇后所居稱中宮蓋永定宮也漢諸鐙銘多紀其次第云受內者謂中宮侍御受之內者也金石錄平周金鉦銘云平定五年受圜陰與此同意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晦汪中釋

歆之江氏皆祖梁金紫光祿大夫醴陵侯淹以醴陵爲濟陽考城人歲遣人至
今考城修墓致祭中以爲誤矣宋書州郡志云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
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
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
縣以司牧之又云文帝元嘉八年以南徐州治京口割揚州之晉陵兗州之九
郡僑在江南者屬焉故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其南徐州下
有濟陽郡領考城鄆城二縣蕭子顯齊志亦同宋齊二志南徐濟陽郡領考城
鄆建武三年省濟陽郡考城度屬魯尋又省鄆城度屬南濮陽齊志又云臨淮
以下十二郡並無實土由是言之江氏本貫實在今之考城春秋之戴國漢之
菑縣章帝始改今名而醴陵所係之濟陽考城則僑立于今之丹徒縣境二者
邈不相涉醴陵卒于天監四年自宋明帝泰始三年失淮北四州今之考城久
淪于魏至是已四十二年魏之濟陽始置徐州繼屬陽夏郡地形志載其建置
甚明當醴陵之卒日尋于戈其時壽陽合肥並爲魏土豈深入敵境千里自營

窀穸況渡江百族並無反葬故里之事一坏之土不知誰何累百衣冠拜伏流涕真可謂無妄之福已

雷州府知府馮君妻三李氏不合葬議

代州諸馮皆族葬自明舉人某考卜於州東北華甲莊至雷州君凡五世爲基二十有六雷州君凡五取其三皆李四張五戈戈則今固在始取李沒於康熙三十九年葬於四十一年次沒於四十七年葬於五十一年次沒于雍正七年葬於十年皆在祖墓張始生子鄆郝邵鄆乾隆五年雷州官岷洸道張沒于官所于時華甲莊地盡不可復葬乃假葬於域外之碑堂又十五年雷州卒於其官又十七年始得兆於州北之北岡距三李之沒久者殆六十年近亦四十餘年議將遷而合諸北岡馮氏諸長老皆曰葬久不可知旣動損幽靈脫有朽敗其忍使遺蛻露見于天日且魂氣有知往來冥合非墓地之所能隔苟爲不然無寧久依於其舅姑而勿播遷以從其夫于是不果遷惟張與雷州同穴其後三年邵客於鄆告中以其事且曰邵三前母皆無出邵兄弟又不逮事而所生

母獨從父葬人其謂我何子爲我求諸禮吾將勒諸窆石之陰中曰以茲所爲求之於禮則固不協不協而爲之辭非中所能雖然奉雷州以附於祖則無其地遷三母以就雷州則慮棺之毀是人事之窮非得爲而已者也張之體魄不可卽安于假葬三李下窆歲遠止可仍其真宅又必至之事非厚薄之差也前世若晉鄭袤先取孫氏蚤亡袤卒繼室曹氏迎孫喪於黎陽合葬唐楚王靈龜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夭及靈龜卒妃上官氏爲備禮同葬史皆美其知禮今張旣先雷州殞世事非自主無歉於曹與上官又彼並孤魂無依此則從葬祖墓其事差殊苟欲致其無已之情則猶有二焉使華甲莊墓域之外有地可拓異日以一孫及孫婦從於三李準諸卒哭班祔之文以定公墓昭穆之次女尸異姓神道所馮非親而祔示不遐棄

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
人則祔於親者注親者謂舅所生

斯亡於

禮者之禮也古之事亡惟重廟祀享諸野外於禮不經馮氏四時家祭人各立

主則張不先三李而食其分固自秩矣若以拜墓之典有舉莫廢則祭雷州成

禮卽馳祭三李之墓然後還祭于張同日異日視道之遠近以是爲先後之序

焉則夫夫妻子母之心尙亦交慰哉雖然私議刻諸石非古也附之譜記待後世達者其可爾江都縣附學生員汪中謹議

狐父之盜頌

并序

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于道狐父之盜曰邱見而下壺餐以鋪之三鋪而後能視有感其事因作此頌

狐父之盜厥名曰邱飽食而嬉稅于道周東方有人惟爰旌目貿貿然來既餒而踣於時子盜盱眙審顧匪我昏媾匪我舊故嗒然七尺形在神奄弱息裁屬飢火方炎致此非我哀爾無辜左挈懿筐右執方壺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藐爾一簞倏焉人鬼芒芒下土曾無可依惟盜鋪我慈母嬰兒彼盜之食於何乃得外御國門內意窟室勇夫寢戈暴客是禦國有常刑在死不赦惟得之艱致忘其身既淅既炊以濟路人舍之何咎救之何報悲心內激直行無撓吁嗟子盜孰如其仁用子之道薄夫可敦悠悠溝壑相遇以天孰爲盜者吾將託焉

弔黃祖文

并序

往尋禰生遺事輒羨其榮遇故北海忘年而下交章陵跣足而請命懿彼兩賢
是云死友固無得而稱矣若夫孟德威振天下屈意于狂夫之言劉表坐談西
伯忍恥于細人之譖曠世高舉異人同情蓋若有天相焉卽其遭命江夏終隕
國寶後之君子據懷舊之想悼生才之難莫不扼腕斗筲傷心五百然觀衡爲
黃祖作書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
言則猶有賞音之遇也夫杯酒失意白刃相讎人情所恆有至于臨文激發動
色相咨解帶寫誠歡若親戚其沖懷遠識豈可望之今世士大夫哉雖枉天年
竟獲知己嗟乎禰生可以不恨余束髮依人蹉跎自効逮于長大幾更十主何
嘗不賦鸚鵡于廣筵識豐碑于道左而醉飽過差同其狷狹飛辨騁辭未聞心
賞其于黃祖蓋猶得其惡而遺其善焉古有三疾今也則亡論者不察猥使祖
于千載之下獨受惡名斯事之不平者也用述斯篇詔來雪往其辭曰

歲在單閼兮四月幾望有士失職兮獨居愴怳世旣莫吾知兮將託于古之人
溯汶江以通誠兮遠弔府君昔夏口之高會兮方虎視而自威何死公之等道

今迺衆辱于白衣彼隕其生兮子喪其名嗟須臾之不忍兮遂兩敗而俱傾固凶德之交會兮豈九天之可正惟人世之不齊兮孰富壽而貧夭覩周鼎而目迷兮奉康瓠以爲寶子吹竽則信工兮固吾王之不好繁夫子之識真兮又達心而不欺申執手之款言兮曰白首以爲期感斯情之信厚兮恨不與之同時苟吾生得一遇兮雖報以死而何辭惟夫子之殺士兮世相戒以畏塗歷千祀而蒙詢兮亦足以蔽其辜節壹惠以爲名兮猶將傲今之人以所無重曰鳳皇虬龍不可繼兮相彼九州身安置兮願得君子終焉事兮庶保元吉沒吾世兮荀卿子通論

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敘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

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

包邱子即浮邱伯

劉向敘

云浮邱伯受業爲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

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

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

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敘錄云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

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

武威

傳據史記張丞相傳當作陽武張蒼蒼傳洛陽賈誼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卿子之傳也儒林

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于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

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于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春

秋授后蒼疏廣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

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

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臺之

禮荀卿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漢諸儒未與中更戰國暴秦之

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故其說霜降逆女與毛同義禮論大略二篇穀梁義具在又解蔽篇說卷耳儒效篇說風雅頌大略篇說魚麗國風好色並先師之逸典又大略篇春秋賢穆

公善胥命則爲公羊春秋之學楚元王交本學於浮邱伯故劉向傳魯詩穀梁春秋劉歆治毛詩左氏春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故作書美荀卿其學皆有所本劉向又稱荀卿善爲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於荀卿則未詳焉今考其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

劉向所編堯問第二十其下仍有君子賦二篇然堯問末附荀卿弟子之詞則爲末

篇無疑當以楊倞改訂爲是

篇次實仿論語六藝論云論語子夏仲弓合撰風俗通云穀梁

爲子夏門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爲仲弓猶子路之爲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記孔子及諸弟子言行蓋據其平日之聞於師友者亦由淵源所漸傳習有素而然也故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

韓詩外傳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齊強而魯弱由是觀之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爲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請孫子孫子僞喜戰國策作爲書謝之曰鄙語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姦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舍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羣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出走踰于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于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湣王之筋而懸之於廟梁夙昔而殺之夫厲雖癰腫痂疔上比遠

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由是觀之厲雖憐王可也
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珮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煤嫫母力父
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乎上天曷維其同詩曰
上帝甚愾無自療焉按春申君請孫子孫子答書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
引前世劫殺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屬且靈王雖無道固楚之先君也豈宜
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鑿空爲此韓嬰誤以說詩劉向不察采入國
策其敘荀子新書又載之斯失之矣此書自厲憐王以下乃韓非子姦劫弑
臣篇文其言刻覈舞知以禦人固非之本志其賦詞乃荀子侘詩之小歌見
於賦篇由二書雜采成篇故文義前後不屬幸本書具在其妄不難破爾孫
卿自爲蘭陵令逮春申之死凡十八年其閒實未嘗適趙亦無以荀卿爲上
卿之事本傳稱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詩外傳國策所載或說春申君
之詞卽因此以爲緣飾周秦閒記載若是者多矣至引事說詩韓嬰書之成
例國策載其文而不去其詩此故奏之葛龔也

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倬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倬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倬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抄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倬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倬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倬爲唐武宗時人

荀卿子年表

趙	齊	秦	楚	本書 列傳
惠文王元年	湣王二十六年	昭王九年	頃襄王元年	
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				

二年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年